

☆情感写真

他吐了酒,感觉轻松多了,看到娜仁托雅抱着自己便有些不好意思,闻到她身上散发的青春气息,他又想沉浸其中……

情结大草原之浪漫

统筹:余自言 文字:鹏鹏 交流方式:电子邮件

【前置提示】上接8月6日28版《本色/情感》:《情结大草原之苍茫》;甲冬内容请参阅7月30日28版《本色/情感》:《情结大草原之追寻》。

投稿邮箱:wbxwzx@126.com 情感热线:13562460649 本版主持人:余自言

一个弱女子竟有这么大的勇气,放弃工作,离家远行

得知陆雪峰可能退役后在包钢集团上班,洁与鹏鹏只好乘车从海拉尔再去包头。他们二人不仅空绕了一大圈,而且洁还生了一场大病。连日的奔波让二人身心疲惫,洁是大病初愈,鹏鹏虽然长得健壮,但是塞外草原的气候与饮食他还是不适应,更为重要的是前前后后已有二十天了,对于峰仍然是音信全无。洁与鹏鹏都不免忐忑不安起来。

洁的忐忑不安来自两层原

因,一是到了海拉尔峰的老家却没有找到他,洁的内心很难过;二是终于在邻居口中得知峰在包钢集团上班,这却是他们绝处逢生后得来的新线索,对于这个新希望她不免担心起来。

现在鹏鹏也盼着尽快地找到峰。当初出发时鹏鹏还幻想找不到峰,洁就会嫁给自己。现在与洁相处这么多天,知道洁爱峰爱得那样深,一个弱女子竟有这么大的勇气,放弃工作,离家远

行,就为了这个所谓的爱情。鹏鹏算是彻底服了她了。

一路颠簸,洁却睡着了,她的头随着客车的左右摇晃而摆动,一不小心还会碰到车窗玻璃,鹏鹏发现后,将她的头轻轻地斜放到自己的肩膀上,过了一会儿,鹏鹏的头也仰枕着车座后背睡着了。当司机大喊“到站了”时,洁与鹏鹏终于睡眼惺忪地醒了。下了车,二人在站内泡了两包方便面,填饱了肚子。

呵呵,这就是包头。他们哪有兴致了解这座北方工业城市,只是一门心思地问路人,是否有到包钢集团去的公交?“有啊。”路人告诉他们。“真是太好了,省了打的费用。”洁对鹏鹏说。鹏鹏笑了,说:“嗨!我什么时候也能找个像你这样的,心眼又好又会过日子的媳妇啊!”洁说:“别急啊!找着了峰,说不准你也可能找到了你的另一半呢。”真是一语成谶。当然这是后话。

他摇晃着身子反抱着娜仁托雅,将脸贴在她的香腮上

峰与洁手扯手来到鹏鹏与娜仁托雅身边,把他们拉了过来,说:“你们俩歇歇吧。”洁拿出一个漂亮的水钻簪子双手递给娜仁托雅,说:“小妹妹,真漂亮哇,这个簪子你戴最好看!”“嗯,谢谢姐姐!”娜仁托雅冲他俩一笑。峰拿出一件精制工艺品送给鹏鹏,鹏鹏欣然接受了。

洁对娜仁托雅说:“小妹妹你一定要到山东来玩啊,我和鹏鹏非常期待你的到来。”娜仁托雅敬了一个蒙古礼,表示一定去。峰对鹏鹏说:“她还是铁木真的后裔呢。”鹏鹏转脸看着娜仁托雅,说:“啊!太好了,以后我就叫你娜仁公主吧。”不待她回答,他又问:“你看过《射雕英雄传》吗?”“看过啊。”娜仁托雅答道:“你真像书里的蒙古公主,你说我像不像郭靖大侠?”鹏鹏问。娜仁托雅“扑哧”笑了,说:“像不像明天就知道了,咱们比武功,赛赛马。”

这时,安吉斯与其其格走过来,说:“你们不能光顾说话忘了喝酒,我这还有‘闷倒驴’呢,咱们继续喝,今晚我不开车,让峰开。”拉着鹏鹏再邀喝酒。鹏鹏问:“什么叫‘闷倒驴’?”安吉斯说:“不要问,你一喝就知道了。”闷倒驴68度,够劲儿,二锅头,老白干,跟它比,太逊了。娜仁托雅与鹏鹏比酒力,鹏鹏一是喜欢娜仁托雅,二是不想给山东人丢脸,自然与她较起劲来。几杯酒下肚,鹏鹏便真成了闷倒驴,彻底醉了,一下子趴在娜仁托雅的身上不起来了。

娜仁托雅虽然正值妙龄,却也臂力惊人,她驮着鹏鹏走到空地,扶着鹏鹏拍打他的后背,不一会儿,鹏鹏便吐了酒,感觉轻松多了,看到娜仁托雅抱着自己便有些不好意思,却又想沉浸其中。闻到她身上散发的青春气息,鹏鹏不觉有些冲动,便摇晃着身子反抱着她,将脸贴在她的香腮上,不禁轻轻地吻了一下,说:“娜仁公主,您能嫁给我吗?”娜仁托雅笑着说:“鹏鹏哥,你喝醉了吗?你好酒量啊!”

【下期预告】欲知后事如何?敬请关注枣庄晚报《本色/情感》版:《情结大草原之“饕”宴》。

她嚎陶大哭,自己所受的委屈、疾病的折磨、相思的痛苦倾巢而出

包钢集团真是太大了,怎么办?洁用询问的眼光看着鹏鹏。鹏鹏说:“找他们的人力资源部问一下。”洁将退役军人陆雪峰的情况一说,集团工作人员一查就查到了。然后拨打他部门的电话,一问才知他没在单位,而是随同领导去山区考察稀土项目了。洁又是惊喜又是失望,惊喜的是终于找到了峰确切的讯息,失望的是今天不一定能见到他了。洁向工作人员要了峰的手机号,就和鹏鹏走了。

到了傍晚六点,洁估计这时候给峰打电话不会有什么干扰了吧,于是她拿出手机拨打电话。鹏鹏见状便转身走到远处,

心想免得影响他们说情话。

电话通了,传来峰浑厚而有磁性的声音。啊!这个声音久违了,听到后本打算说话的洁禁不住凄凄楚楚地哭了起来。“你是洁吗?你在哪里啊?”峰焦急地问。洁听到他认出了自己,便嚎陶大哭起来,自己长途跋涉所受的委屈,疾病的折磨,相思的痛苦倾巢而出。峰听到这样的声音,也是痛彻心扉,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,但是他知道她是爱自己的,她的无休无止的哭泣证明了这一切,峰禁不住哽咽了。

过了好大一会儿,洁也哭得精疲力竭,声音渐渐小了。峰再

问:“洁,我爱你!你在哪里啊,是在威海吗?我这就请假去找你。”“我现在就在包头,就在包钢集团附近。”洁答道。“啊!真是太好了,我明天下午四点就能到,洁,我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呢,你能来找我,太不容易了,你爸妈知道吗?”“这些你别问了,我只想见你。”洁说。峰说:“我知道你的心。你今天先到我家吧,具体地址我用短信发给你,我母亲一个人在家。”洁说:“不了,还是等你来再去吧,另外,为了安全,我是和我的一个男同学一块来的。”“嗯,他能陪你来这么远的地方,太不容易,你先替我谢谢他吧!”峰说。洁

答道:“这个我知道。已经先替你谢谢他了。”然后挂了电话。之后,洁与山东的父母通了电话。

峰找领导请假。领导一听峰在山东威海的女朋友来了,很是高兴,说:“人家一个女孩子从大老远来看你,你也别给咱包钢人丢脸,要好好地疼疼人家,咱单位是要车给车,要人给人,结婚时我替你操办。”领导豪爽又真诚,峰深受感动。在夜行的车上峰又打电话告诉洁:“我明天上午就能见到你了,领导听说你来,很高兴,专程派车让我们连夜就来了。”洁听后兴高采烈起来。

安吉斯指着另一个青春靓丽的女孩说:“她是我妹妹娜仁托雅”

一路风尘仆仆。峰与司机安吉斯下了车,终于见到了洁与鹏鹏。洁介绍说:“这是我哥鹏鹏。”峰先给他敬了一个军礼,然后双手紧紧地握住鹏鹏的手,说:“谢谢你!兄弟。”鹏鹏与司机安吉斯聊了起来。

另一边,峰与洁紧紧地拥抱着,泪水湿透了峰的肩头。过了一会儿,峰说:“先到我家,把行李放下吧。”

他们一行四人驱车到了峰在单位分的楼房,见到了他的母

亲。他的母亲握住洁的手,就再也没有松开过,闺女长闺女短地聊开了。洁看着这个满脸沧桑却又坚强无比的母亲,心想:“今后我一定照顾好这位英雄的母亲。”母亲的丈夫在峰十岁时病逝了,二儿子在一次森林救火中英勇牺牲。

正在谈话间,峰已经把饭菜做好了。饭毕,峰问洁:“你想到哪里看看吗?”洁说:“太累了,今天就在家休息休息吧。”司机安吉斯与鹏鹏谈得火热,安吉斯

说:“我有车带你转转吧。”“好嘞!”鹏鹏答应了,他们二人也清楚,留给峰与洁单独相处的空间。临行前,峰看着表说:“傍晚六点在我会合,我与安吉斯再约一些朋友,今晚开个草原篝火晚会,欢迎这两位来自山东的最亲的朋友!”

行车期间,安吉斯给妹妹娜仁托雅打电话,问:“在哪儿啊?”妹妹娜仁托雅说:“我正在和其其格在一起呢。”安吉斯说:“今晚有个篝火晚会,你和她一块来

啊,要不我现在接你们?”“好啊!”娜仁托雅和其其格齐声说。

接到她们,安吉斯介绍说:“他是鹏鹏,来自山东,是峰的朋友。”指着一个漂亮的女孩说:“她叫其其格,是我的未婚妻。”指着另一个青春靓丽的女孩说:“她是我妹妹娜仁托雅。”鹏鹏一抱拳,说:“幸会!幸会!欢迎你们一起到山东来玩啊!我们山东人很有义气。”安吉斯说:“我们蒙古族人很豪爽很热情,今晚咱们好好喝一场。”

她有些羞涩,扭头一看,大家跳得正欢,哪有人在关注他俩呢

在草原篝火晚会上,又陆陆续续骑马来了一些牧民。娜仁托雅和其其格早已换上蒙古族服饰,娜仁托雅头缠红色绸带,脚踏紫色牛皮长马靴,更显挺拔秀气。洁与鹏鹏看到这一场景,真是耳目一新。峰作了一介绍后,大家席地而坐,喝起马奶酒,吃起手扒肉。洁说:“我最喜欢吃这个奶豆腐了。”峰陪着洁没有喝酒,他俩喝着花生浆。安吉斯、其

其格、娜仁托雅边唱边敬酒,“一盘盘豆芽芽一盅盅酒,情义都在酒里头”、“举起了蒙古族的酒,放开你的歌喉。杯中盛满深深的爱,美酒醉心头。干一杯蒙古族的酒,天南地北是朋友。”鹏鹏感情难却,一杯又一杯,一饮而尽。

酒酣兴浓之际,大家跳起了《盅碗舞》。牧民们双手各捏一对酒盅,头顶数碗,舞蹈时头不摇,颈不晃,双手击打酒盅,甩腕挥

臂,旋转舞蹈,刚柔相济,舒展流畅。娜仁托雅拉起鹏鹏,其其格拉起安吉斯,跳起了草原劲舞。起初鹏鹏还有些腼腆,但看着大家那么热情,再加上自己也有些醉意,也不禁随着娜仁托雅手舞足蹈起来。

峰与洁看着娜仁托雅与鹏鹏手拉手跳舞,二人相视莞尔一笑。峰告诉洁:“娜仁托雅是安吉斯的妹妹,现在还没有谈对象

呢,据说他们家还是铁木真的后裔呢。”洁说:“太好了!咱们撮合撮合他们吧。”“好啊!”峰拉起洁,顺势把她抱进怀里,然后捧起她的脸吻了起来。洁有些羞涩,扭头一看,大家跳得正欢,哪有人在关注他俩呢,于是她也紧紧地抱住峰,说:“从此后,咱们再也不分开了!”“嗯,我会好好地照顾岳父母的,我会好好地疼你的。”峰向她保证。